



排灣族 四林格事件紀念碑—— 拿回歷史的解釋權及正義

四林格事件紀念碑——歷史的解釋權と正義を取り戻す
Monument for Sihlinkke(Stagi) Incident, Fighting for the
Right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Historical Justice

文・圖——Salaru · Isumai 杜詩韻 (屏東縣牡丹鄉高土國小教務主任)
Giljegiljaw · Pakedavai 陳文瀚 (屏東縣牡丹鄉高土國小教師)

自我 解釋的權利，就是我們沒有必要在歷史中流亡。隨著近年原住民族意識高漲，族人開始紛紛找尋自己的記憶，並且用自己的部落觀點解釋歷史事件。本部落在2005年興建四林格事件新忠魂碑，與日本官方於1914年紀念日軍傷亡的忠魂碑相併，正標示著部落族人對於與自身相關歷史事件的自我解釋以及歷史正義。

歷史事件背景敘述

日本政府統治台灣，於1909年起下令施行「五年理蕃計畫」。計畫中影響南排灣原住民最大的政策，就是下令沒收其槍械銳器，以加強對其的控制力。此舉當時引起本部落族人相當大的不滿。據部落耆老Paljaljim (曾德榮) 口述：「槍枝對於部落的人來說，其實不只是求生的工具，更是一個成年男子重要的生命禮俗器具。當一個男子去世時，其槍枝也要伴隨其埋葬，後代子孫非到不得已時，也不會亂使用已逝前人的槍枝。」因此，對族人來說，除了在生計需要外，在文化上的意義更是重要非凡。

1914年，日人強制執行沒收部落的銳器，部落人為了生計及文化禮俗，大多不願意將槍枝繳出。為了迫使部落人將槍枝繳出，日軍在虎頭山紮營，並且放火將部落的房屋燒毀。當時本族勇士Padungdung (巴龍) 一群人在虎頭山北側下方與日人激戰，但不幸被擊斃，其弟Kapi (卡比) 趁亂背走其遺體。

後在日軍新年假期時，Kapi (卡比) 與Kuliw (古流) 趁日軍酒酣耳熱之際，將日軍的大砲拖拉到1公里外解體，並且將其



部落的孩子們於兩座忠魂碑前合影。



曾德榮耆老為孩子們講解兩座忠魂碑的故事。

自我解釋的權利，就是我們沒有必要在歷史中流亡。本部落在2005年興建四林格事件新忠魂碑，與日本官方於1914年紀念日軍傷亡的忠魂碑相併，正標示著部落人對於與自身相關歷史事件的自我解釋以及歷史正義。



零件藏在別處。日軍害怕會因此受到上級的責罰，便透過里德部落人邀請本部落族人前往長樂村鍾阿坤家宴樂，並且誘使接受日軍慰勞。本部落族人因為是鄰近部落發出的邀請，不疑有他，便前往接受。但是一到鍾家，日軍便將其圍住並拘留3天3夜（陳梅卿，2000）。

另外，部落其他族人也因為同族人的傳話得知日軍是很有誠意的談判，只要交出武器投誠，雙方即可既往不咎。雖然種種不願，但為了終結與日軍對峙下所造成的死傷與損失，所以紛紛繳出槍械以接受日人和解。但這其實只是日人欺騙的計畫，並非族人自願繳出的結果，於是雙方繼續對峙長達4個月之久，此時幾乎全部落族人皆參與戰爭，婦女則是負責煮飯等後勤工作。

日人誘騙族人繳交槍械，儘管如此，還是有4個部落勇士不接受日人欺騙式的勸降，他們分別是：Kuliw（古流）、Kuliw·Tjubaibai（古流·鳩襪百）、Sasinau（沙西那武）以及Cunuge（只諾克）。日軍為了要捉拿這4人，搜集相關情報後得知，他們常與老佛山西邊林

班地的平地人交易子彈。日人立刻收買這些平地人，請其誘騙殺害之。除了Kuliw·Tjubaibai（古流·鳩襪百），其餘3人均遭灌醉並馘其首級向日人領賞。

有天，Kuliw·Tjubaibai（古流·鳩襪百）跟族人一起到附近的南仁山打獵，隔日清晨時先獨自返家。當經過南仁溪與八瑤溪匯流處時，即被領賞所誘的3位平地人射殺。據族人描述，當他就義時，手握住槍枝不放，嘴含著煙斗，雙腳跪地不倒。

關於立碑：部落族人在傷痛中希冀的歷史正義

四林格事件之後，日府於1919年在部落內設置忠魂碑，但是其內容卻是紀念因四林格事件死傷的日軍。而當時日府設置紀念碑最大的目的，是用來阻嚇並鎮壓本部落族人，並企圖削弱部落中殘存的反抗勢力。就本部落族人的習慣來說，任何一件攸關死傷的重大事件，即



我們請部落耆老現身說法，告訴孩子四林格事件的始末、影響、以及現代族人的觀點。希望孩子對於事件能夠有出於自己部落的主觀解釋，將來孩子長大在面對整個台灣大歷史的「正史」時，能夠有力量地為自己發聲，拿回自己部落的歷史解釋權。



便在過程中有相當的犧牲，只要經過妥善處理以及安撫，這件事就可算是結束，很少會再提起與記憶。雖然牡丹社事件造成高士佛社族人與牡丹社族人非常嚴重的犧牲，但是兩族人後來在面對牡丹社事件時，多半都是以平靜的心情去敘述。但就四林格事件來說，是和霧社事件一樣沒有經過妥善處理的，因此這件事就一直懸在許多族人的心中。當再被提起時，族人多半都是以傷感甚至氣憤的態度來描述。

在此情況下，其實日人在部落設置的日軍忠魂碑，就是一種傷害。更何況，這忠魂碑除了紀念死傷的日軍外，還是用來嚇阻族人、以削弱其反抗勢力的鎮壓碑。日軍在部落的土地上設立紀念擊殺自己族人的碑文，對族人來說更是情何以堪？

再者，從《理蕃誌稿》（二）的敘述觀察：「四林格社戶數尤多，且平地人已蠶食其所有地，一般而言社民怠惰不努力於其業，很多十分貧困，困於衣食，且狡猾程度過於其他社，此次四林格社勸誘他社，又與上番呼應，企圖暴舉。」由此可見日人對族人存在著主觀上的偏見，更重要的是，整起事件是日軍為了要分化部落力量的手段。

隨著近10年來原住民族議題高漲，開始注重部落在地史觀，重新書寫在地重要的史料。而本部落也在這樣的風潮之下，才開始有力量去正視這件尚未解決的歷史傷口。四林格事件死傷人數不只是這4個人，這是整個部落都投入的戰爭，死傷自然遠遠超越這個數量。部落人有感於四林格事件就義的勇士們，並且也企圖在這樣的事情上，伸張自己應得的正義對待。所以就在2005年於日軍設置忠魂碑的土地上，設立了屬於自己的四林格事件忠魂碑，並且與日軍的忠魂碑兩兩相併。此舉除了伸張自己該有的正義對待外，其實也說明一件事，就是部落族人開始企圖在整個台灣歷史的「正



華阿財耆老於本校的四林格事件故事牆前講解四林格事件歷史。

史」上，為自己發聲；而設立此紀念碑，其實就是標示著族人要為自己的事件平反歷史的標誌。自從2005年設立新忠魂碑後，部落開始舉辦一連串的相關活動。當然這一切的始末，都得感謝當時在日軍駐在所擔任工友的曾財源耆老，其在日軍駐在所工作的重要口述記憶，直接促成了整個新忠魂碑的設立。

教育中的歷史正義

歷史正義對於學校教育來說是一種責任。畢竟本校的所在地囊括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分別是牡丹社事件、四林格事件。其中四林格事件，是本校非常需要處理的細節。上述提及，此二事件其實是之於部落「尚未妥善處理」的事件，而族人用設立新忠魂碑的方式，試圖平反歷史上所受到的錯誤對待。身為四林格部落族人的我，更應延續部落設立新忠魂碑的初衷，在教育現場上，以部落的觀點，重新告訴孩子四林格事件的始末以及設置新紀念碑的意義。

我們整合學校民族課程教師，以生產繪本、教案的方式，重新對此事件進行田野調查，並且也邀請族人一起著手規劃教案，也

讓族人跟著孩子們一起彩繪故事繪本。同時請部落耆老現身說法，告訴孩子事件的始末、影響、以及現代族人的觀點。希望透過上述的教學方式，讓孩子對於事件能夠有出於自己部落的主觀解釋，將來孩子長大在面對整個台灣大歷史的「正史」時，能夠有力量地為自己發聲，並且拿回我們對於自己部落的歷史解釋權。

毫不諱言地，四林格事件其中一位就義的勇士，Kuliw·Tjubaibai（古流·鳩襪百）就是杜詩韻老師的曾外祖父，她的曾外祖父被日人暗殺時，她的外婆還是襁褓中的小嬰兒。所以四林格事件對她來說，除了是部落、甚至整個台灣歷史上重要的史料外，對於她和家族來說，更是一層沉痛而深遠的記憶。

在部落一呼百諾的幫忙下，許多族人開始投入學校工作，幫忙此段史實的書寫；同時開始走進教室，與孩子共同面對此事件的歷史記憶。四林格事件新忠魂碑的設立，除了標示族人正式看待自己的歷史傷痛，以及拿回歷史正義外，更是族人開始在教育上共同書寫新歷史的出發點。◆



Salarui · Isumali 杜詩韻

排灣族，屏東縣牡丹鄉石門部落人，1975年生。屏東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現為屏東教育大學）學士，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研究所碩士。現任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小教務主任。母家為四林格部落人，曾外祖父為四林格事件就義勇士Kuliw·Tjubaibai（古流·鳩襪百）。現致力於高士國小民族教育課程，除了專心記錄、保存四林格部落與高士部落文化傳統外，更致力於四林格事件與琉球事件兒童繪本編輯出版，並以其為首要之重任。



Giljegiljaw · Pakedavai 陳文瀚

排灣族，屏東縣春日鄉七佳部落人，1984年生。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學士，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現任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小教師。曾任原住民電視台族語新聞主播、老七佳石板屋聚落文化協會總幹事，並編輯出版《老七佳部落誌》。長年致力於排灣族文化研究，近年來受高士部落與四林格部落排灣族文化吸引，進而漂流至此。除了協助觀察記錄之外，更希冀與部落共生共息。